

論錢鍾書《宋詩選註》註詩之特色

歐家綺¹

摘要

傳統註詩方法的態度嚴肅、莊重，重視字義詞句的精準與來源，註釋對象大多在於字義、典故、詩旨等，然而錢鍾書先生所作《宋詩選註》卻以截然不同的樣貌呈現，《宋詩選註》作為一註本，其註詩方法別具特色，在獨特的語言風格，融入了個人別具特色的評點，突破撰註本的客觀性，以淺白、主觀的語言論敘，在談諧、生活化的語言型態中突顯趣意，展演出新穎的註詩風格；註詩內容則以多種不同的角度，時而深入淺出，時而喻繁於簡。而在註詩的方法上，以詩註詩，以今証古，貫串古今，藉由註釋、評語與詮釋，顛覆以往傳統的傾向。

關鍵詞：錢鍾書、宋詩選註、註詩特色

¹ 南華大學文學所一年級



壹、前言

錢鍾書（1910—1998），字默存，為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之一，主要的著作有《圍城》、《寫在人生邊上》、《人·獸·鬼》、《談藝錄》、《宋詩選註》、《管錐篇》、《七綴集》等。錢鍾書先生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中西，其作品涵蓋了小說、散文、詩歌、文學評論等多種不同的體裁。

而在他的諸多作品之中，《宋詩選註》作為一宋詩註本，是相當獨特突出的。《宋詩選註》出版於1958年²，內容遴選80家共計289首詩，這本詩註成書於風氣提倡文學藝術需要具備政治性、社會性的年代，因此當時對文學作品的要求，普遍強調要與現實相關聯，要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要能揭露社會黑暗，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錢鍾書先生這一註本的創作便顯得有些矛盾起來，《宋詩選註》出版後曾陷於貶譽參半的局面³。

然而這並不影響《宋詩選註》本身的獨特性，作為一部縱觀宋代詩歌的選註本，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註》以其選詩原則⁴及不同於常態的註詩方法得名。《宋詩選註》中的「註」極具特色，錢鍾書先生作註的方法與中國傳統註釋講究的嚴謹、重視字義的精準及正確有所差異，《宋詩選註》中的註詩方式活潑自由，不論是語言文字、註解對象，以及註詩方法都有顛覆以往的傾向。一般而言，註釋抱持的態度是莊重嚴肅的，重視字義詞句的精準與來源正確與否，然而錢鍾書先生所使用的語言生動詼諧，除去字義、用典、詩旨等的解釋之外，還融貫了個人的評論與詮釋。

如下文所言：

眾所周知，「錢注宋詩」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釋語言的豐富、幽默與生動，對此學者們幾乎眾口一詞地給予高度評價，毫無爭議。如張仲謀的〈《宋詩選註》商榷〉雖為批評之文，但對錢注語言的豐富卻讚不絕口：「他把話本、雜劇及現代生活中的理語俗諺與文言古典揉合到一起，加之口角生動，唇吻調利，莊諧雜出，妙趣橫生；學問與才氣相彰，老辣與幽默並存，使人讀之會心解頤，傾心折服。」楊建民的〈錢鍾書的選與注—從《宋詩選註》談起〉指出，與一般注本「注釋」對較規範不同，錢先生的注不是乾巴巴的規範語言，而是富有生趣的文字，『常常有閱讀散文的快活和靈趣』，再者，一般注家只注明詩句或典故的出處，而錢先生卻引用後於宋詩的小說等內容來印證，即以今證古。原業偉的〈《宋詩選註》

²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

³ 參閱張錫金，〈錢鍾書與《宋詩選註》〉，《縱衡》5（2005），頁40-43；丁毅，〈模糊銅鏡的背面—讀《宋詩選註》〉，《貴州大學學報》4（1995）59-63；丁國強，〈學術大師的「潛在寫作」〉，《刊授黨校》5（2008），頁16-17。

⁴ 出自《宋詩選註》序，摘引原文如後：「押韻的文件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大模大樣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前者號稱『優孟衣冠』，一望而之，後者容易矇混，其實只是另一意義的『優孟衣冠』，所謂『如梨園演劇，裝抹日異，細看多是舊人。』有佳句而全篇不大勻稱的不選，這是割愛；當時傳誦而現在看不出好處的也不選，這類作品就彷彿走了電的電池，讀者的心靈電線也似的跟它們接觸，卻不能使他們發出舊日的光燄來。我們也沒有為了表示自己做過依點發掘功夫，硬把冷僻的東西選進去，把文學古董混在古典文學裡。假如冷僻的東西已經僵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麼頂好安安靜靜地長眠永息。」錢鍾書，《宋詩選註》，頁23-24。



札記〉也認為，錢先生的選目雖深深打上時代烙印，『但注釋上卻舊說翻新，不拘于時』，體現鮮明個性，即幽默俏皮的語言特點、用小說筆法評論及以人生經歷注釋的一貫作風。⁵

上文對錢鍾書先生《宋詩選註》的獨特性抱持著肯定的正面回應，而實際上，對於《宋詩選註》一書也有多位研究者對此提出不同的見解，以其不同的研究角度整理，大致上可分為下列幾點：

第一、以「語言文字」為討論中心。⁶

第二、以詩歌體範、特色、思想意蘊三方面探討。⁷

第三、以體例內容作為劃分依據，以註詩內容體例作歸納分析的，或綜觀語文與各種技巧手法的⁸，如車輪戰法⁹、比較與打通¹⁰等。

第四、針對《宋詩選註》註詩的方法探究¹¹。

綜觀上列研究，筆者認為《宋詩選註》的特色展現於錢鍾書先生獨特的註詩方法，因此筆者嘗試以這點作為本文討論的主題，擬從《宋詩選註》中註詩的語言、內容、手法等方向，論其註詩方式的特色。

貳、 語言形式特徵

《宋詩選註》中對傳統注釋語言的顛覆，展現在兩個層面上，第一是富有趣意的語言形態，第二是便是對話式的語言型態。傳統的注釋方式是嚴謹的、莊重的，然而錢鍾書先生作《宋詩選註》時，所使用的語言風格很明顯的與其餘註本不太相同。

（一）獨特的的注釋語言風格

首先，《宋詩選註》的語言生動活潑，甚至詼諧戲謔，這種論述的方式一開始便顛覆了強調莊重的嚴肅態度，其次錢鍾書先生在注解中的語言文字是一種站在與讀者對話的角度上作註的。

在《宋詩選註》一書當中，錢鍾書先生的文字風是活潑生動，頗有妙趣的，錢鍾書先生的註詩風格不被傳統註詩方式所拘束，不避諱一般日常生活語言，且大量的使用淺

⁵王友勝，〈五十年來錢鍾書《宋詩選註》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學遺產》6(2008)，頁147-48。

⁶李月，〈從《宋詩選註》看錢鍾書的注釋方法〉30.2(2009)，頁67-69。

⁷齊森、王光子，〈《宋詩選註》中「注」的特色分析〉，《作家雜誌》7(2008)，頁111-12。

⁸張喜貴，〈《宋詩選註》的論詩特色〉，《江南大學學報》5.3(2006)，頁77-79。

⁹引自張喜貴，〈《宋詩選註》的論詩特色〉，頁78。原文：車輪戰法是錢先生在評論蘇軾的創作時所提到的：「他在風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而且在他的詩裏還看得到宋代講究散文的人所謂『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稱道的莎士比亞式的比喻，一連串把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這種描寫和襯托的方法仿佛是採用了舊小說裏講的『車輪戰法』，……。如果說蘇軾在他的詩作中是要強化詩歌語言形象化的話，那麼錢先生以此法來論詩則滿足了人們對事物追根溯源的願望。錢先生的博學與看待問題的敏銳，都使這種批評方法成為了可能，以至人們要發出「伴娘比新娘更美麗」的驚歎。……

¹⁰引自張喜貴，〈《宋詩選註》的論詩特色〉，頁79。原文：透過比較的方式看中國古代文化與中西文化間的差異，尋找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分為與同時代之人比較以及與西方文學比較兩種。

¹¹鄒巧燕，〈《宋詩選註》注詩方法初探〉，《邊疆經濟與文化》10(2009)，頁76-77。



顯易懂的文字，使得《宋詩選註》的註解在閱讀過程中，產生了一種與註者對話一般的型態，且這在《宋詩選註》書中是隨處可見的，見呂南公〈老樵〉¹²一詩：

何山老翁鬢垂雪，擔負樵蘇清曉發。
城門在望來路長，樵重身羸如疲蠶。
皮枯亦復汗淋漓¹³，步強¹⁴遙聞氣嗚咽。
同行壯俊常後追，體倦心煩未容歇。
街東少年殊傲岸，和袖高扉¹⁵厲聲喚。
低眉索價退聽言，移刻纔蒙酬與半。
納樵收值不敢緩，病婦倚門待朝爨¹⁶。

錢鍾書先生對此詩作註時，所下的註解諸如「枯皮也榨得汗出」、「勉強趕路」、「兩手籠在袖子裏，在大門口一站。」、「音『竄』，燒飯：意思說等米下鍋。『街頭少年』和老樵家裏的『病婦』兩人各站在門口等他來，是個刺眼的對照。」等，都是以一種生活的、對話的語言形式，他並不使用艱澀難解的文字，又見汪藻〈即事〉二首之二：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疇許遠漲清波。
鈎簾百頃風煙上，臥看青雲載雨過。¹⁷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疇許遠漲清波」二句的「能」和「許」下了一個這麼樣的註釋：「『能』和『許』都是『那麼』、『這樣』的意思。」；唐庚〈栖禪暮歸書所見〉：

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
山深失小寺，湖盡得孤亭。
春著湖烟膩，晴搖野水光。
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¹⁸

註「春歸」二字：「春去春來都可以說是春歸，這裏是指春天來了。」等，諸如此類的語言風格俯拾皆是，別有其獨特性，在絕大多數的註本都採用雅正的敘事方式作註時，錢先生的註詩便顯得相當親切，這種語言風格是錢先生註詩語言的一大魅力所在。

（二）主觀性的詮評語言

¹²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8。

¹³ 轉引自原註：「枯皮也榨得汗出。」

¹⁴ 轉引自原註：「勉強趕路。」

¹⁵ 轉引自原註：「兩手籠在袖子裏，在大門口一站。」

¹⁶ 轉引自原註：「音『竄』，燒飯：意思說等米下鍋。『街頭少年』和老樵家裏的『病婦』兩人各站在門口等他來，是個刺眼的對照。」

¹⁷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05。

¹⁸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57。



前文略談了註詩時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之獨特性，依循此獨特性，本節預計以錢鍾書先生註詩的內容作為討論對象。在《宋詩選註》中的註釋內文，可以大約略分為下面幾種類別：

1. 對出處的註釋
2. 對於時間
3. 年代的註解
4. 對人的註解
5. 對地點的註解

前四種註大抵按一般註本作註，除此之外，《宋詩選註》中最具獨特性的一點，在於其註中含有個人的主觀意識。錢鍾書先生於註釋寫入個人的主觀評論，挑戰歷來註釋的客觀性，作註時內容並不僅只於對詩的解釋，且亦融入對於詩人生平的補充甚至評語。如陳與義詩〈春寒〉：

二月巴陵日日風，春寒未了怯園公。
海棠不惜胭脂色，獨立濛濛細雨中。¹⁹

錢鍾書先生為此詩作註如下：

陳與義〈陪粹翁舉酒君子亭下〉說：『暮雨霏霏濕海棠』，不過像杜甫〈曲江對雨〉所謂『林花著雨胭脂濕』，比不上這首詩的意境。宋祁〈錦纏道〉詞的『海棠經雨胭脂透』和王雱〈倦尋芳〉詞的『海棠著雨胭脂透』，也只是就杜甫的成句加上鍊字的工夫，沒有陳與義這首詩的風致。²⁰

此註解當中有很大部份是引詩作註的，而這一類註解多融入了作註者的個人主觀認知、審美標準以及詮釋角度，因此註解便充滿個人的主觀評語，這種藏於詩句中的評語亦是《宋詩選註》中普遍的註解方式，就此層面上，可以說錢鍾書先生脫離了註解是詩的「附屬」此一局限，以往過去註詩時，註釋是為了詩句所作，由註釋中能窺見註者的學識功力，但未必便能看出註者的喜好、感覺、思想，然而錢鍾書先生屢屢突破，使註解中處處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再，錢鍾書先生在汪藻〈即事〉二首之一詩句中註，其原詩如下：

燕子將雛語夏深，綠槐庭院不多陰。
西窗一雨無人見，展盡芭蕉數尺心。²¹

錢鍾書先生對於此的註詩方式相當獨特，此詩的註解並不著重在於對詩意或字義上，而是對詩的斷句上：

¹⁹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28。

²⁰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28。

²¹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05。



等於『一雨，西窗芭蕉展盡數尺心，無人見。』這種形式上是一句而按文法和意義說起來難加標點符號的例子，舊詩裏常見。像唐人王翰〈涼州詞〉的『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按理應當是：『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又像宋人樓鑰〈小溪道中〉的『簇簇蒼山隱夕暉，遙看野雁著行踴歸；久之不動方知是，一搭碎雲寒不飛』（《攻媿集》卷九），按理應當是：『久之不動，方知是一搭碎雲寒不飛。詞曲裏這種例子更是平常。²²

它涉及了對於詩詞的形式上的分析，這種注解方式已經不僅僅是一般傳統對字義上的解釋，是具有美學層面的藝術批評了，而這也是錢鍾書先生的注解的獨到之處。又如對王禹偁的〈村行〉注解，原詩如下：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
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
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
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²³

錢鍾書先生於「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二句之後作有一則長註：

按邏輯說來，「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題總預先假設著肯定命題。王夫子《思問錄·內篇》所謂：「言『無』者，激於言『有』而破除之也。」詩人常常運用這個道理。山峰本來是不能語而『無語』的，王禹偁說它們『無語』，或如龔自珍〈己亥雜詩〉說：「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並不違反事實；但是同時也仿佛表示它們原先能語、有語、欲語而此刻忽然『無語』。這樣，『數峰無語』、『此山無語』才不是一句不消說得的廢話（參看司空圖《詩品》：『落花無言』，或徐夔〈再幸華清賦〉：『落花流水無言而但送年』，都是采用李白〈溧陽瀨水貞孝女碑銘〉：『春風三十，花落無言』）。改用正面的說法，例如『數峰畢靜』，就減削了意味，除非那種正面字眼強烈暗示山峰也有生命或心靈，像李商隱〈楚宮〉：「暮雨自歸山悄悄」。有人說，秦觀〈滿庭芳〉詞：「憑闌久，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比不上張昇〈離亭燕〉詞：「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西下」（《歷代詞人考略》卷八），也許正是這個緣故。²⁴

由哲學上的思維邏輯開始，為對「數峰的無語」作解釋，突顯詩句以反說的方式使詩具有美學與文學上的語言張力，這種註詩方式可算得上史無前例。

又如劉放〈江南田家〉一詩：

種田江南岸，六月纔樹秧。

²²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05。

²³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2。

²⁴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2。



借問一何晏，再為霖雨傷。
 官家不愛農，農貧彌自忙。
 盡力泥水間，膚甲皆痲瘡。
 未知秋成期，尚足輸太倉。
 不如逐商賈，游閒事車航。
 朝廷雖多賢，正許貲為郎。²⁵

此註由社會背景侃侃談起，先以過去傳統中國重農輕商的風氣切入，言明「重農輕商」的思想態度僅於表面上的名義，實質上人人往往欣羨商人的富利、自由，不受農地所拘束的生活，接著再舉許多資料藉以佐證，作為對於劉放〈江南田家〉詩中所意圖揭露的官場弊病，原文如下：

封建時代名義上重農輕商，但是實際上往往對商人不是輕賤而是企羨，覺得他們獲利多，生活自由，不像農民的身子生根在耕種的土地上，動也勤不得。這種情形漢代政論家鼂錯早就指出來：『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古詩裏就有『賈客樂』或『估客樂』這樣一個主題，唐代詩人像元稹、劉禹錫、張籍等都作了這個题目的詩（都收入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八），白居易也作了〈鹽商婦〉，張籍還有〈野老歌〉，他們的意思全逃不出鼂錯這幾句話。劉放這首詩結尾兩句講商人捐官，比他們進了一層。他們只說：「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或「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劉輕輕巧巧的指出『名』會跟著『利』來，商人不但結交官僚，而且可以老實不客氣的變成官僚。『以貲為郎』是借用漢代的說法（見《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馮唐列傳〉、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列傳〉），因為漢代就有這種現象：一方面『市井之孫不得仕宦為吏』，而另一方面『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史記》卷三十『平準書』）。²⁶

再舉蘇軾著名〈飲湖上初晴後雨〉一詩：

水光潑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²⁷

對於蘇軾這首詩的註解，錢鍾書先生是往蘇軾其人這個方向討論的，錢鍾書先生對「西子」一詞作註：

²⁵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88。

²⁶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88-89。

²⁷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14。



西子就是戰國時有名的美女西施。這也是蘇軾的一個傳誦的比喻，從來許多詩歌都從這裏生發出來。例如南宋建都杭州，荒淫奢侈，亡國以後，方回《桐江續集》卷二十四〈問西湖〉就說：『誰將西子比西湖？舊日繁華漸欲無。始信坡仙詩是識，捧心國色解亡吳！』蘇軾似乎很自負這首詩，所以把他的詞意三番兩次地運用。『水光潑灑猶浮碧，山色空蒙已欲昏』，（〈次韻仲殊遊西湖〉）『西湖真西子』，（〈次韻留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次韻答馬中玉〉）『西湖雖小亦西子』。（〈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²⁸

由上引文可以很明確的看出，錢鍾書先生此註的重點，已經不在「西子」二字上，蘇軾所作之與「西子」有關的詩句一再被提起，西施本身不是錢鍾書先生所關注的方向，而是蘇軾對於西子這個比喻對後世所造就的影響力。

錢鍾書先生的註詩內容，以簡單不晦澀的語言所構成，以不同於傳統的論點作註，令《宋詩選註》一書中的註解具有各種切入觀點，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僅對詩意能有更進一步，不流於俗的體悟，且亦富含趣意，形成一種新穎的特色。

參、特殊的註釋方法

錢鍾書先生為了更能確切表達詩旨，或洋洋灑灑一大詳論，或引許多題材旨意相似的詩句聯繫，在其註詩方式中，以詩句為詩句作註釋，更其註本的獨特手法之一。以文字為詩句作註，雖然可以達成其詩意的正確解釋，助益於研究，但也淪於說文解字般的模式之中，然而詩歌具有美感，藝術性強烈，在某種層面上，體悟詩中所蘊含的意境，比起解釋詩句所表達的意義，也許是更高明的詮解，因而錢鍾書先生的以詩註詩，所力求的並非是字義上的，而是詩境上的闡明。

本章節預以錢鍾書先生註詩的「以詩註詩」及「以今証古」兩種特殊方法作為討論對象。

（一）以詩註詩

關於錢鍾書先生以詩註詩的手法，大略可以分為兩個方向，第一種是以詩或明申，映照詩句或者詩人的心境與志向；第二種類型以詩作喻，鮮明呈現出意境。

1. 明申與映照

錢鍾書先生以詩作註，引出同一位詩人的詩作來為所註詩作解，這種作法是為了將詩人的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意旨明確的重申一次，如陸游的〈示兒〉詩名句：「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²⁹，錢鍾書先生旁引《劍南詩稿》卷九中之詩〈感興〉其一來相互參照：「常恐先狗馬，不及清中原」；卷三十七〈太息〉：「砥柱河流仙掌日，死

²⁸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114。

²⁹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327。



前恨不見中原。」等，以陸遊詩來互相對照，明申陸遊的未酬之志。³⁰

又如王令〈暑旱苦熱〉一詩：

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着翅飛上山。
人固以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乾。
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長遺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間。³¹

王令此詩由暑氣為始，但描寫的並非為暑熱這個表面意義，〈暑旱苦熱〉一詩的暑熱是在於呈現天下人民百姓所共同承擔的困苦旱熱，此外，王令於此詩中明確的展現出了他的抱負。「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着翅飛下山。」句中「屠」字用得巧妙，將暑氣那沉重、帶著濃厚窒息感的悶熱，以屠字生動的表現出來，錢鍾書先生在此句中又引王令〈暑中懶出〉詩句：「已嫌風少難平暑」來藉以加深王令詩中暑氣的窒息感；「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長遺寒。」除了用以渲染暑旱之外，同時也隱約象徵著一種避世的心境，崑崙、蓬萊屬於神山仙島，脫離世俗，不受塵世間苦難所影響，是世人所嚮往之處。

其註原文如下：

崑崙山和蓬萊山當然都是清涼世界，可是自恨不能叫天下人民脫離火坑，也就不願意一個兒獨去避暑了。《廣陵先生文集》卷十〈暑熱思風〉詩說：「坐將赤熱憂天下，安得清風借我曹。」這種要把整個世界「提」在手裏的雄闊的心胸和口吻，王令詩裏常有，例如卷二〈偶聞有感〉：「長星作慧尚可假，出手為掃中原清」，卷七〈西園月夜〉：「我有抑鬱氣，從來未經吐，欲作大歎吁向天，穿天作孔恐天怒。」和他同時的韓琦《安陽集》卷一〈苦熱〉詩也說：「嘗聞崑崙間，別有神仙字……吾欲飛而往，於義不獨處。安得世上人，同日生毛羽。」意思差不多，而氣魄就遠不及了。³²

錢鍾書先生在對王令詩作註時，引了詩人自己的創作作為映證，藉以突顯王令寫於詩作中的志向，此外亦引同期詩人之詩句作博喻，除藉由他人詩句作強調與肯定外，也對兩位詩人之間的詩句作了評比。

2. 堆疊的意境

除了反映或重申詩人的作品中所要傳達意義、志趣，或是藉以對詩人生活事件的印證以外，藉著意境相似，意旨相近的詩作作註，堆疊詩句所企圖彰顯的意境，這是錢鍾書先生常用的第二種手法，以便加深讀者對詩境的理解體悟。如果說前一種是藉由映襯的效果，以證明、闡明詩人所表達的意圖，那麼第二種則是展現錢鍾書先生的博喻技巧。如對於柳開〈塞上〉一詩：

³⁰ 參閱張英，〈從《宋詩選註》看錢鍾書文學批評的興趣〉，《廣西大學學報》S1(2008)，頁87-90。

³¹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4。

³²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4-95。



鳴駝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
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³³

錢鍾書先生於註五中如此寫道：

『勒』是有嚼口的馬絡頭；那一隊胡人聽見半天裏一聲響箭，都拉緊韁繩，把坐騎勒住。三四兩句的句調可參看唐人李益（一作嚴維）〈從軍北征〉：『磧裏征人三百萬，一時回首月中看。』³⁴

一句『磧裏征人三百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將詩中所要表達的情景生動的完整的體現出來，使詩意更生動具體。

又如晏殊〈無題〉：

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跡任西東。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瑟禁煙中。
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邊山長處處同。³⁵

詩中所要傳達著一種淵遠流長，錢鍾書先生同以晏殊的〈鵲踏枝〉詞來喻此詩，『欲寄彩鸞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使用的文字雖不盡相同，但二者所寫的心境是相同的，都隔了千山萬水，都是天地茫茫兩不見的怨。

錢鍾書先生擅長以詩註詩，這顯現出其淵博的學識，也有與直說明註的傳統註詩有著不同的效果，透過以詩句作為註詩的方法，使得讀者在理解的途中，也對兩種，甚至數首以上的詩句作了詮釋，為了映證其詩句所表達的意義，更能去深入思考詩人在詩句中所企圖傳達的意境。

（二）以今証古

何謂「以今証古」？簡明來說，便是錢鍾書先生以現今所能尋找到的資料來為宋時代的詩句下注解，印證詩句中所表達的意旨或思想。在錢鍾書先生的注解中，「以今証古」是相對而言，極少出現於其他註本的情況，錢鍾書先生嘗以後世文本作品或實際案例作為佐證前朝詩句，一般的註本大多會以該年代以前的作品為其作註，但錢鍾書先生的註詩方法中，並不僅有這種情況，錢鍾書先生既然以詩為詩作註，同樣的，小說、戲曲、詞等各種不同的文學體裁，亦都曾被錢鍾書先生使用於注解之中。

錢鍾書先生的註中，還有一種其他註本及少見的情況，那就是以後世文字或實例証前朝的詩句。一般的註家，大多是註明該詩句或典故出自於古代那本書或那位作家著

³³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

³⁴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

³⁵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21。



作，或出自先前時代那本書紀錄的情形。但錢先生「註」中，有時卻引用後於宋詩的小說等內容來印證，以今證古。實際我們生活中許多內容，都是古代行為的延續，所以「以今証古」雖不為人注重卻自有它的道理。³⁶

見呂南公〈勿願壽〉一詩：

勿願壽，壽不利貧祇利富。君不見：生平齷齪南鄰翁，綺紉合雜歌鼓雄，子孫奢華百事便，死後祭喪如王公；西家老人曉稼穡，白髮空多缺衣食，兒孱妻病盆甌乾，靜臥藜牀冷無席。³⁷

錢鍾書先生註其詩：

從『齷齪』兩字看來，這首詩也是『賈客樂』的用意，而從《西遊記》第四十四回所謂不是『長壽』而是『長受罪』這個新角度去寫。³⁸

錢鍾書先生以後世小說《西遊記》作為註詩材料之一，具有一種突破的意義，這個註詩方式有兩種長處，第一是擴大解釋的範圍，使得讀者更能夠淺顯易懂，明白其詩作企圖彰顯的道理，其二便是延攬古今。

錢鍾書先生對於今古之間存有的歷史關聯性，抱持延續的態度，這一點由他註詩時選擇不受時代侷限，而挑戰予以往不同的方式，大膽將現今所能見到的材料也作為註詩的元素便可以窺見，錢鍾書先生於其《宋詩選註》一書中序言曾提出他對於詩史關聯的看法：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裏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裏生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註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劄子〉來印證詩裏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唯一衡量。³⁹

客觀的歷史事實在不同詩人的眼底筆下，所呈現出來的必定是帶有個人色彩的作品，這是文學作品與史書中最大的差異，儘管充滿個人風格，雖較無歷史的紀實效用，但透過文學的藝術特質，所展現出來的卻也更加具有魅力。錢鍾書先生對於詩史關係的論述重點並不只在於詩能反映歷史，同樣的，歷史中詩性亦同樣是他討論的問題。⁴⁰

³⁶ 楊建民，〈錢鍾書的選與注—從《宋詩選註》談起〉，頁33-34。

³⁷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9。

³⁸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99。

³⁹ 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頁3-4。

⁴⁰ 參閱李洲良，〈詩與史—論錢鍾書在《宋詩選註》中對詩史關係的闡述〉，《學術交流》98.5(2001)，頁114-17。



肆、 結語

觀錢鍾書先生所作《宋詩選註》一書，藉由上文中所述，筆者認為錢鍾書先生《宋詩選註》之所以能在眾多優秀的註本中顯現出其獨特、不同凡響的成就，必須歸功於四個層面。

首先，是錢鍾書先生獨特的語言風格，《宋詩選註》全書以淺白的口穩論敘而成。錢鍾書先生的語言雖簡潔，但並不落於俗，它使人得到閱讀的樂趣，不為艱澀深入的文字困擾，而又幽默頗具有趣意，不對淺白俗語感到煩悶，這是第一點。

其次，錢鍾書先生註詩時的內容撰寫，是充滿變化性的，他以多種不同的角度作註，或深入於詩人詩句的思想意境，或探討詩句承載的社會背景，或幽默嘲弄，帶點諷意，或坦率直接不修飾，時而深入淺出，時而喻繁於簡，此其二。

第三，錢鍾書先生以詩註詩，羅列出數句詩意，豐富了情境，相較之下更能夠體會詩人的心境與詩境。

第四，以今証古，這是對於註詩方法的一種突破，也是一種挑戰，錢鍾書先生以生於後的事物解釋宋詩，這個方法具有貫串古今的意義，一來，人對於距離自己越是接近的事物，便越能想像，也更能理解；二，詩歌，不論是詩註或賞析，是消逝已久的殘像，但它卻能夠藉著被解釋、實踐，以及詮釋而重新擁有生命，筆者認為錢鍾書以今証古的註詩方法具有這個層面上的意義。



參考書目

1.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台灣初版於1989年4月。
2. 丁毅：〈模糊銅鏡的背面—讀《宋詩選注》〉，《貴州大學學報》4(1995)，頁59-63。
3. 丁國強：〈學術大師的「潛在寫作」〉，《刊授黨校》5(2008)，頁6-17。
4. 王友勝：〈五十年來錢鍾書《宋詩選注》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學遺產》6(2008)頁147-48。
5. 李月：〈從《宋詩選注》看錢鍾書的注釋方法〉30.2(2009)，頁67-69。
6. 李洲良：〈詩與史—論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對詩史關係的闡述〉，《學術交流》98.5(2001)，頁114-17。
7. 張錫金：〈錢鍾書與《宋詩選注》〉，《縱衡》5（2005），頁40-43。
8. 張喜貴：〈《宋詩選注》的論詩特色〉，《江南大學學報》5.3(2006)，頁77-79。
9. 張英：〈從《宋詩選注》看錢鍾書文學批評的興趣〉，《廣西大學學報》S1(2008)，頁87-90。
10. 鄒巧燕：〈《宋詩選注》注詩方法初探〉，《邊疆經濟與文化》10(2009)，頁76-77。
11. 楊建民：〈錢鍾書的選與注—從《宋詩選注》談起〉，頁33-34。
12. 齊淼、王光子：〈《宋詩選注》中「注」的特色分析〉，《作家雜誌》7(2008)，頁111-12。

